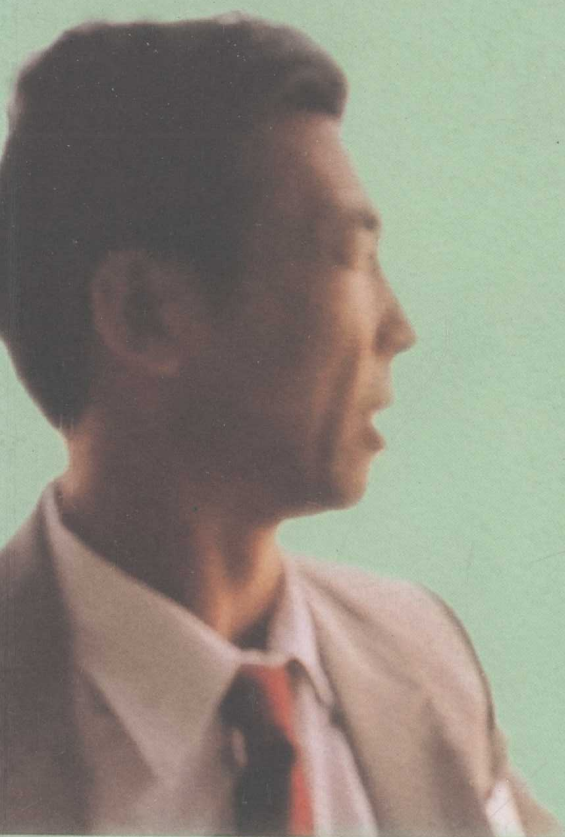


草根族群
文明荒谷
真情部落
圓夢苦旅
激情歲月
聖地淨土
山谷回聲



王君彥
著

王君彥散文集

鄉路
故意長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王君彦散文集

鄉路故意長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路故意长 / 王君彦著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7 年 12 月

ISBN 7-80626-624-0 / G 276

I. 乡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…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3802

出版策划 海洋

责任编辑 子扬

出 版 吉林文史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)

开 本 889 × 1194 毫米 1 / 32

印 张 8.3

字 数 100 千字

印 刷 沈阳市印刷研究所(有限责任公司)

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 册

统一书号 ISBN 7-80626-624-0/G.2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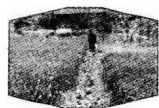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3.00 元

序

君彦心中珍藏多年的《乡路》和大家见面了，他把自己那份纯朴的情感和那条圣洁的小路一起捧给了大家，让我十分感动和惊奇。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竟有人作如此清淡的文章，似乎有一点傻；在一些文人墨客逃离文坛的时候，竟有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，却也令人感佩。

文人的神经往往是麻木的，他们用冰冷的眼光看待世界，在别人双泪长流中挑剔着电视剧的种种瑕疵；文人也是最爱冲动的，他们是原生态的崇拜者，有时候，看到一只小鸟守候死去的伙伴也会痛哭失声。我被《乡路故意长》所感动，就是因为它拥有很多原生态的东西。

《乡路故意长》是一部珍贵的典藏，破败的磨坊，坍塌的神庙，泥垒的窝棚，让我们走进了古老的村落；抬花轿迎亲，跳大神招魂，扭秧歌拜年，让我们亲近了原始的文明；而大跃进、大食堂、大炼钢铁，



乡路故意长

则让我们感受了那个特殊年代激情燃烧的烈度。

《乡路》是生活的原照，是反朴归真的范例，“男孩子光着屁股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女孩子低着头从桥上走过”；“搂在怀里的鸡蛋舍不得吃掉，一不小心轱辘到炕脚底下”；“张喜子浑身猛烈地哆嗦着，人们欢呼狐仙附体了”……半个世纪前的事情，如今仍然鲜活地跃然纸上，它确实创造了莫大的冲击力。

一些人很难理解君彦把每一次回乡都当作一次朝圣，其实，只要你看一看《乡路故意长》，你就会找到答案。他在那条小路上滚爬了四十年，他的情感渗透了故乡的每一寸土地，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水，甚至那里的空气都成了他精血的重要成份。在他的心中，那条小河就是天河，那条小路就是圣地，那座坍塌的寺院就是耶城的圣殿山。

如今的人们都在忙，很难静下心来看书，然而，当您花费一点时间看一看《乡路故意长》之后，您就会走进半个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您就会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，您就会了解辽东山区的风俗民情。

我和君彦同龄，我们都是本溪县人，又都是在县一中一个槽子吃过饭的人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就是他书中的主人公。

张正彦
2008年8月于大连

圣地箴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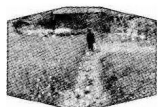
弯弯的小路，淙淙的小溪，巍峨的寺院，盛开的梨花，漫山遍野的枫叶激情似火，这就是我的童话世界。

然而，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人们，走的是泥路，住的是泥房，说的是土话，过的是泥日，袅袅的炊烟中没有一点点油香，连梦想都带有泥土的苦涩。

我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长大，我在这片苦涩的泥土中泡大，野菜和杂粮是精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脚下的小路是梦想发芽的地方。我带着小路的泥土，带着故乡的月光，走进了繁华的都市，走进了多彩的人生。

乡路渐远，心路更长，小路的故事早已不再鲜活，风干的记忆却更加刻骨铭心。梦中的我多次回到那条小路，不是去访亲，不是去寻故，而是去朝圣。在我的心中，小路永远是拉萨的布宫，永远是沙特的麦加，永远是耶城的圣殿山。

小路应该撰刻在历史的拓片中，可是，文人墨客



乡路故意长

没有走过那条小路，而走过小路的人又都不是文人，小路只能凋零在历史的深处。我从那条小路走来，我充当了一把文人，于是，我写起了乡路、乡恋、乡情。

我写《乡路》不是理性的思考，纯粹是感情用事，为的是让自己回到从前，为的是重过童年生活。《乡路》中一些散文已经发表二十多年，《乡路故意长》至今才与世人见面，那是因为旧情故意在无限延长，那是因为心中的朝圣之旅在无限延长。

本想把每一篇都写成标准的散文，可是，提起笔来却难之又难，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舍弃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，于是，多了些记叙描写，少了些议论抒情。为了给自己扯布遮羞，只好凑了几篇略有诗情的短文，尽管如此，也很难为散文正名。

如此丑陋的东西实在无颜求人作序，只好自己写了一篇代序，没想到正隆先生欣然命笔为其作序，于是，我不知所措，代序就变成了圣地前的箴言自白。

很多朋友热心关注，著名作家张正隆为其作序，《辽东文学》主编王红女士认真修订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！

张正隆 2008.5于本溪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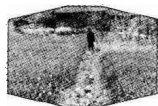
自 序

一 草根族群

裂变的土地	(2)
苦菜	(5)
牛皮匠	(8)
大马哈鱼	(10)
盛开的荞麦花	(13)
失落的老屋	(17)
迟来的春天	(21)
梦想驿站	(24)
腊月猪叫	(27)
买年货	(31)
除夕大典	(34)

二 文明荒谷

压轿郎	(38)
-----------	------



乡路故意长

杨家班	(42)
秋风无忌	(45)
晚钟绝唱	(50)
天上飞机掉下来	(55)
快乐的冰河	(58)
秧歌红	(61)
看戏	(66)
寂寞高手	(70)

三 真情部落

守望亲情	(76)
叔叔的棉衣	(81)
感恩梦中	(83)
含泪的晚餐	(87)
远行无归期	(90)
山中枪响猎人来	(94)
少年不知伤离别	(97)
小竹筐	(102)
姐姐的矿山	(105)
偷黄瓜	(109)
阿娇·夏云	(11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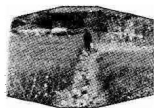
四 圆梦苦旅

追梦	(122)
----------	-------

山村小学堂	(125)
温先生	(128)
老照片	(132)
激情运动会	(135)
享受光环	(142)
阳光校园	(146)
为我们喝彩	(150)
夏令营	(154)
幸运夏日	(158)
因为有梦	(162)
秋雨潇潇	(167)
揣着希望远行	(170)

五 激情岁月

燃烧的黑土地	(174)
那羊	(177)
马蹄声声	(182)
为了“1070”	(187)
报捷	(190)
油	(193)
大食堂	(197)
汤河悲歌	(200)
十月来风	(20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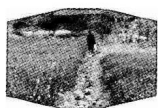


六 圣地净土

乡路弯弯	(208)
汤河十八湾	(211)
汤河磨坊	(214)
钓鱼台	(217)
清凉谷	(220)
马达岭	(223)
老屋有个后花园	(227)
辽东雪韵	(231)

草根族群

走的是泥路，住的是泥房，吃的是野菜，过的是泥日，连梦想都带有泥土的苦涩。但是，我一直坚信，如果时间隧道真能通向过去，我还会走进那草根部落，吃糠咽菜，光着脚上学，重新走过那苦乐年华。



裂变的土地

太子河从辽东的大山中奔涌而出，一路潇洒地向西而去，每走出峡谷的瞬间，都放缓脚步在平坦的谷地中漫游，于是，在它歇脚的地方，打造出一片片河湾绿洲。

上堡，河北山下的粮仓，太子河畔的明珠，八百亩良田养育着百户人家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。村子东头，一座青色瓦房，那就是我家的老屋。可惜，我没有在老屋住上一天，早在我出生之前，家产就被爷爷典当一空了。

祖籍登州，寸土寸金，为了一垄田地，村民们有时大打出手，世代结仇。爷爷的爷爷们深受失去土地的苦难，闯关东来到本溪县。十几年后，在小市镇右寨子村攒下一些田产，过上了自济自足的日子。后来，右寨子人多地少，地价翻番，祖太爷瞅准时机，高价卖掉二十多亩良田，在偏远的谭家堡子买了五十多亩土地。十多年后，谭家堡子办起了煤矿，人口增加，地价上涨，爷爷的爹爹如法炮制，卖掉那里的土地，把上堡村东山的百亩良田全都买了下来，一家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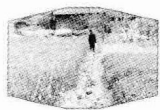
过上了吃租的日子。

爷爷不想吃前人吃过的苦，也不想走他爷爷的老路，他想走捷径发家致富。他看到赌场里的人很容易就赢得了一块土地，就一头扎进了赌场。可是，爷爷的功夫太差，屡战屡败，不到几年时间，百亩良田就输了大半。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，爷爷的赌性有了收敛。

两年后的一天，爷爷到亲戚家串门，和别人玩牌时又赢了几个钱，他认为好运来了，于是，重返赌场。爷爷比过去成熟了许多，输钱的速度也慢了一些，但是，不管爷爷如何成熟，也算计不过那些拉帮结伙的赌客们。他们知道爷爷只有田产，没有现钱，就串通一气，谁也不买爷爷的土地。爷爷没钱还赌债，就用土地顶账，本来，一亩地能卖五、六十块大洋，顶账时却只能顶三、四十块大洋。爷爷输光了田产，终于离开了赌场，把最后几垄地卖掉，带着一家人离开了上堡村。

草根族失去了土地，只好到处流浪，填饱肚子成了唯一的奢望。关门山中姓包的土匪头子对爷爷说：“到我这来吧！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！”爷爷高高兴兴地入了伙。为了让别人瞧得起，他向土匪头子借了一匹大红马，挎着一个合子炮，山里山外逛了一圈。冬天来了，日子难过了，整天住窝棚、钻山洞，被日本鬼子追得到处跑，刚进腊月爷爷就跑了回来。

听说日本人开的“久和家”煤矿一天发一斤混和面，全家人就搬到了山城沟。二叔下洞挖煤，爹爹赶车拉煤，爷爷给矿工做饭。日本鬼子投降后，听说庙



乡路故意长

界的耕地没人管，种地不缴租子，又举家搬到了庙界。

爷爷恢复了草根族的本性，带领家人苦干实干，开垦了几亩山坡地，一家人过上了半饥半饱的日子。解放了，土改了，开始划成份了，我们家成了贫农，并分到了二十多亩土地，每年都能卖些余粮。

吃上了饱饭，就有了幻想，爷爷经常怀念过去那良田百亩的日子。于是，他也开始倒腾土地了。他听说杨大爷一家要搬到北大荒，就到处借钱，把杨家土改时分到的十几亩地全买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爷爷年年算计买地，天天盼着有人卖地。然而，小小的山沟里再也没有人远走他乡，爷爷也没有再买到土地。

合作化运动开始了，一夜之间，我们家四十多亩土地全都入了社，爷爷不仅没有发财，还欠了一大堆外债。

历史更迭，土地裂变，几代爷爷们玩了半个世纪土地，自以为得计，却最终没有玩过历史的操盘手。

爷爷输掉了家产，却为后人赢得了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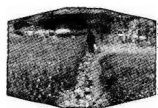
苦菜

太阳像一个大火球，早早就从东山爬出来，高高地挂在空中，久久地不愿落下，庄稼枯萎了，树叶变黄了，河里的水也越来越少了。刚刚搬到这个小山村，就遭遇了一场大旱，一家人渡过了一个饥饿的冬天。

初春时节，仓房里剩下几袋子玉米，爷爷掐着指头算了又算，到秋收还有四个月，每人每天仅有三两粮食。为了略补无米之炊，老姑和姐姐领着我上山采野菜，刺嫩芽、苦龙芽、猫爪子、山蕨菜每天装满了一大筐。

苦龙芽又苦又涩，蘸酱吃却又香又甜；野百合既可以炸酱，花根还可以炒菜；刺嫩芽最好吃，但也最珍贵，因为它只生长在冠木丛中。山里的野菜再多，也经不起饥饿的人们乱采乱挖，特别是从山外来的人，像一群胡子，带着刀铲，见苗就挖，见树就砍，结果，我们每天采到的野菜越来越少了。

听说榆树叶子可以吃，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，把附近的几棵树的叶子全撸光了。妈妈把榆树叶子洗



乡路故意长

干净，用盐水泡一会，然后，放在苞米面中滚动，待叶子上沾满了苞米面，就抓一把，撰成菜团子，放在锅里蒸煮。那榆树叶菜团子苦中带甜，比光吃野菜要好多了。榆树叶子采光后，全村人就开始扒榆树皮，晒干后磨成面，掺一点苞米面蒸窝头。

进入初夏，山菜多了起来，可是，全家人吃野菜却一天比一天少了起来，因为，家里断盐了。没有盐的日子更难熬，山达花又滑又腥，苦龙芽又苦又涩，即使勉强咽下去，也很难消化，肚子总是鼓鼓地。那个春夏，孩子们个个黄皮腊瘦，大人们个个弱不禁风。

爷爷想用毛驴换盐吃，奶奶一直不同意。一天早晨，爷爷早早地就坐在炕头抽烟，几袋烟过后，猛地起身，牵着毛驴向村外走去。奶奶象疯了一样追了出去，在村头的小河沿旁，两人撕扯起来。奶奶抱着毛驴的脖子不让走，爷爷扯着缰绳往外拉，毛驴受到惊

